

佐藤升 / 著
傅彦瑶 / 译

同血

人民日报出版社

圆血

Blood
佐藤升 / 著
傅彦瑶 /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血 / 佐藤升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15-3245-9

I. ①问… II. ①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5644 号

书 名: 问血

作 者: 佐藤升

译 者: 傅彦瑶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赖凌丽 马苏娜 王 怡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532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张: 14.62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245-9

定 价: 39.00 元

其实我觉得，那和我没有关系。可那个叫作“我”的存在，决定了我的——

悲伤、愤怒、仇恨、空虚、寂寞……这些连锁产生的情感，由呐喊与呻吟所承载，伴随着悲痛的声音，回荡在染尽鲜红的荒野上。仿佛要给它配乐一般，肉体接连倒地的闷响，又让这残酷的音色更深沉了几分。炮火连天，刀剑相拼，应声起舞般的尘埃，好像要隐藏些什么清晰可见的确实之物似的，粗暴地弥漫在地狱般的荒野。在那像是永远也做不完的过分真实的噩梦里，不知淌了多少血，而那血，又将流向何方？

那如坚冰般犀利的眼睛里，感觉不到丝毫犹豫，只有仇恨之火熊熊燃烧，永不熄灭。在那火焰深处弥漫着恐惧酿造的迷雾，可若是拨开迷雾窥伺更深之处，该是还能望见些许光亮的。那是对所爱之人的思念，柔情脉脉却缥缈不定。就像是把一根细小的蜡烛关进了黑色水晶，看起来暗淡且透着寒气，可在那黑暗之中却还有一丝微弱的温暖……

那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大概只有如何从现状解脱吧。如果还有其他念想，那定是回到爱人身边。也许，那已经不是想或不想，而成了一种噬心般疼痛的祈望。人如果不追求与对手共存的和

平……或许人本就该如此，像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一样。

单方面的荒唐欲望成为火种，仇恨互相碰撞，指向毁灭的连锁反应开始转动它的齿轮。争斗过后，还留下了什么。

悲伤将会流向何方，仇恨又是如何产生并膨胀？

或许，所有这些都流向了“现在”，这个活着的人所存在的空间，并在不知何处悄悄生长。故事还未完结。那难道是幻想吗？活在当下的人所臆造的死者的悔恨；抑或是遗志，仍生根发芽于还未原谅的心。无论如何，现在活着的人都必须去创造眼前的时代，因为他们本身即是时代。

不停歇——仇恨被继承，它带来的连锁反应不会停歇。还有复仇——无法退让的骄傲让不可名状的责任在下一代人身上加之愈深。

活在当下的人们该面对什么，哪里才是前进的方向？

人们后悔去伤害，也懂得被伤害，好像换位思考一番便能够释怀。但在心灵深处，根深于丝毫未变的争斗，仇恨的潜意识正在发芽。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起来。

那脉脉相传至今的血，仿佛早就知晓了前进的方向，没有一点迷茫、一点犹豫，奔流在一根根细小的血管里。然而，与那血一同被继承下来之物，在时代的回转里和血一起，渐渐变得无法判明。

就算没有亲身经历，只要还有操纵与被操纵的意识，就会以某种形式继续下去——故事还未完待续。

第一章 第一步——名为日本人的标签	001
第二章 墙——我的根	040
第三章 契机——残留孤儿与养父母	094
第四章 形式——最后一堂课	141
第五章 痛——中国劳工	172
第六章 理解——第二代与第三代	188
第七章 距离——发生在平顶山的事	246
第八章 分歧——漫长的归国路	290
第九章 缘——在日本的中国人	317
第十章 希望——自我的归属	366
第十一章 天命——不明身份者的终点站	407

第一章 第一步——名为日本人的标签

零

我紧紧咬住下嘴唇坐在车上，好像只要稍一松劲儿，眼泪就会流出来似的，根本听不进车里邓丽君的歌，只有心跳震动着我的耳膜。

“小春儿，快到了。”

大爷通过后视镜，看着我说道。那声音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深吸一口气，用生硬的中文回答道：

“知道了，谢谢大爷。”

两个月前，我从东京来到哈尔滨。大爷是我父亲的亲哥，生在哈尔滨长在哈尔滨，是个不折不扣的东北汉子。

街道还未完工，车子开过后扬起一阵尘沙。窗外的街景也越来越单调，鹅黄的树木、陈旧的平房，写着“家常小炒”、“小卖部”的招牌渐渐多了起来。从哈尔滨市中心的大爷家出发，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在这时，写着“德强学校”四个字的大门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看见那道门，我再次紧张了起来。



车驶过了大门。这里是从小学到大学直升的寄宿制私立学校，从今天起，我就要开始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了。

“好，到了。下车前要不要先跟你爸通个电话？”

大爷似乎是在替我着想，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提起一旁的行李，打开了车门。行李有点沉，里面塞满了一星期的生活用品。

“谢谢大爷，我会努力的。”

再加上一点刻意的微笑，我下车走向了左边的那道门。

太阳已经西斜，初秋傍晚橘红色的光线温柔地照在了我的脊背上。我努力把背挺直，一如我做下的决定。大爷看着我的背影，直至我消失在那落晖的最尽头。其实大爷说要送我去教室的，但是我怎么着都不肯。也不是逞强，只是从这里开始，我想要一个人走。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旅途，我必须变得独立。没有给父亲打电话也是因为，我怕我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又会不争气地掉下来。我想要改变从前的自己，想要只看着前方走下去。

进入教学楼，刚放完暑假的同学们兴奋地打闹着，到处都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整栋楼都闹哄哄的。我上了最顶楼四楼，在走廊上慢慢地走着，想要好好观察一下四周。而每当看到身边同学们天真的脸时，我的脚步都会沉重几分。

我在写着“5—5”的教室前停下了脚步，透过门上的小窗悄悄朝里望了望。这个教室里也是一片欢声笑语，大约三十个学生全都开心地谈论着什么，而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和我一样的表情——他们大概还都在回味美好的暑假吧。我扫视了一周想找老师，我的目光停在一位正在与学生愉快交谈的女性身上。她烫了棕色的卷发，双眼皮的大眼睛目光向下，肩上还披着像地瓜一样颜色

的披巾。虽然我和她有一瞬对上了目光，但是她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和学生们谈话。

我调整了好几次呼吸。就在这时，刚才看见的那个像老师一样的女性向我走来。

“刚才开始你就在那儿干啥呢？你是小春儿吧？进教室来呀。”

她的声音像播音员一样，温柔又清亮，说的中文也是我能听懂的。她看起来有一点惊讶，又好像是在微笑，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她知道我的情况。

近距离地看她，她皮肤白皙，也许是这个原因吧，眼角的几道皱纹和隐约浮现的法令纹看起来有些显眼。

“是、是老师吗？我从日本来。请、请多关照。”

因为紧张，我原本就说不利索的中文变得更结巴了。

“对，我就是班主任。你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你的大爷和张老师让我好好照顾你。行了，先进来吧。”

听到张老师的名字，我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张老师是我大爷的朋友，她夏天花了整整两个月，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一点一点教我中文。她也是这个小学的老师，所以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明、明白了。那，张老师现在哪儿？”

“她在五年级一班。她说你的中文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但是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只要到我班上，我都一视同仁，对你和对大家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从今天起，你要和大家好好相处，好不好？”

老师说着，微笑地看着我的眼睛，我稍稍感觉到了一丝安心。

我现在的中文水平，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慢慢地跟我说，我还是

能听懂的，可要我自己说，却怎么也无法流利。我在日本时就这样，除了亲近的人，我对谁说话都要慎重地选择措辞，这简直成了一种偏执。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就算想说的话到了嗓子眼儿，我也会因为一点点的犹豫，连用最简单的中文都无法将它说出口。

“好了，快进教室来吧。”

说着，老师一手提起我的行李，先进了教室。我道着谢，也马上跟着她走了进去，都没来得及问她的名字。

第一次走进这个教室，同学们纷纷对我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9月初的哈尔滨，已经开始时不时地吹起冷风。此时我穿着长袖加短裤，和其他男生差不多，只有略长的头发，看起来与其他剃成板寸的男生有些不同。

“坐这儿吧。”

老师把我的包放在最前面靠窗的位置旁，和讲台正对着，是一个可以俯瞰校园的座位，于是我就在大家的注目下坐了下来。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坐下后谁都没有来跟我说话，老师也不管我，重新和其他同学聊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太在意周围的目光了，我连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小心。有些无措的我匆忙地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课本和笔，还有厚厚的中日字典，然后就只能眺望窗外的校园了。

如果能再多学一点中文就好了，我后悔极了，而且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安。

我从小是被姥姥带大的。姥姥是战争遗孤，在1985年，也就是中日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才回到日本居住。当时她已经四十二岁了，可由于在懂事之前就由哈尔滨的养父母抚养，所以不管是语言

还是文化，她对日本一无所知。并且，我的父母也是在哈尔滨走到一起的，虽然他们当时在哈尔滨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可在一番痛苦的抉择后，他们还是选择同姥姥共赴日本，开始在东京的新生活。因此，小时候由于父母都要工作，我大多数时间是和姥姥一起度过的。不管我爱不爱听，姥姥总是用她不太流利的日语给我讲有关哈尔滨的事。只要一提起哈尔滨，姥姥脸上就会浮现出不一样的神情，好像被照亮了一样，眉目生辉；又好像沉浸在其中，感慨颇深。也许是姥姥讲故事时的表情太过于生动了，我对“哈尔滨”这个地名充满了好奇。

我突然想姥姥了。

就在我感伤之际，越来越多的同学进了教室。大家都在暑假玩了个痛快，对新学期满心期待。这个学校里有九成的学生是住校生，周六白天回家，周日晚上返校。而我从今天起，也要成为那九成里的一员了。

过了下午六点，教室里就基本坐满了。在跑道渐渐模糊在暮色中的时候，老师走上了讲台，清脆地拍了两下手，吸引了全班五十位同学的注意。

同学们好像都在盼着这个瞬间似的，一下子静了下来，望着老师，眼里闪着期待的光。不过想想也是，因为对于大家来说，看似漫长其实也短的小学生活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年。

卷发班主任是从三年级开始接管这个班的，而班里的同学更是从一开始就学习和生活在一起。小学五年级，也就是说，和这样的老师还有伙伴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一年了。

不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是班里的气氛让我觉得格外



难熬。老师身后是用旧了的黑板，黑板正上方是中国国旗。好像要辐射整个教室一样，五星红旗高高地贴在那里。

现在我眼前的景象终于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身处异国的滋味儿。而我将要经历的种种，对于当时只有 11 岁的我来说，都是过于残酷的考验；对于行走在中日狭缝中的我来说，也是一条遍布荆棘的道路。其中的艰辛，是当时的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老师在讲台上，回忆着有关五班的故事，教导着同学们要好好珍惜小学的最后一年。她绵绵不绝地讲着，有些同学听着听着就抹起了眼泪。

“同学们，刚才老师讲的话一定要好好记在心里，然后好好地度过最后一年，好不好？明天开始就是崭新的一天了，现在回寝室，收拾收拾，为明天做好准备，然后早早休息，知道了吗？”

这个感伤的氛围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最后老师这么一说完，同学们立刻一齐张嘴道，

“谢谢王老师。”

不知是老师忘了，还是她故意的，到最后我都没有做自我介绍。

一出教学楼，同学们马上站成了两列。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先默默地站到队尾去，虽然我并不是个儿最高的。

在教室里关窗的王老师最后从教学楼里出来。和她一起的是体育委员，大声地整队，让大家都站好。

队伍有条不紊地向宿舍走去，走了没几分钟就到了教学楼对面的五层建筑。周围已经黑了下来，横向较长的宿舍前，是四个篮球场。我在日本的时候，参加过篮球社，看到眼前的球场，不免又想打球了。

队伍在宿舍前分成了男女两列，女生往靠近食堂的北口进去了，男生则进了靠近铁栅栏的南口。

我从短裤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盯着上面写着的“502室”看了许久。这是暑假期间在学校办入学手续时，办公室的老师给我的房间号。

队伍里只剩下了男生，走着走着就没形了。体育委员再一次提高声音喊道：

“给我好好走！王老师还在看着咱们呢！”

说完，队伍又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形状。进入宿舍后，满眼都是乱跑的一年级学生，只穿着一条裤衩，惹得宿管阿姨大骂。这栋宿舍从一楼到五楼按年级顺序住着一到五年级的学生，每层都有好几个宿管，照顾着学生们的生活。

我们就这样走上五楼，体育委员一喊“解散”，大家就立刻四散开来，好像好不容易被解放似的，一溜烟儿进了各自的房间。我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纸，慢吞吞地找着自己的房间。

宿舍走廊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22点熄灯”。

我找到自己寝室后，没有立刻进去，而是先从门上的小窗户看了看里面的状况，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才推门进去。房间里有三个不锈钢的上下铺，还有六个柜子，颜色一律是绿色和白色，三个同学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开心地聊着。三个人都没有我高，不过看起来很认真的样子。看到这三人的脸，我稍稍放松了一点。

他们当中，一个皮肤较白，看起来家教很好的男生先跟我说话了。

“你是转校来的吧？叫啥？”

“我叫李春。”

我的本名叫佐佐木春，这次留学借了父亲这边的姓，为的是让我能和中国孩子稍微接近一些，这是我父母和校方的共同考虑。可是对我来说，“李春”这个名字到现在听起来仍像是在叫别人。

“我叫王源，好好相处吧。”

皮肤白皙的男生说道。紧接着，另外两个也一边继续收拾着一边自我介绍。

“我叫齐家豪。”

这个男生戴着眼镜，小麦色的肌肤，笑起来可以看见一溜儿白白的牙齿。

“我叫任乐乐。这个床没人用，你就睡这儿吧。还有，柜子可以用最靠近门的那个上面的一层。”

任乐乐说着，一手拍着最靠近窗右侧的上铺，一手指向靠近门的那个柜子。他剃着小光头，脸上的雀斑令我印象很深。

我说了谢谢，他便把我的包放到了那张床上。

“你好好休息休息，放松一下吧。”

王源对我说，然后三人又继续开始收拾东西。

我也开始收拾行李，从大包里拿出一身红色带拉链的运动服，这就是德强小学的校服。

把校服和日用品，还有其他换洗的衣服一股脑儿全塞进柜子里，行李整理这才告一段落，而这时白墙上的钟已经指向了九点。这时两个一脸神清气爽的男生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寝室，两人都抱着一个装着肥皂呀牙刷之类的塑料脸盆。

“你们也太慢了吧，现在盥洗室应该不挤吧？”

齐家豪对他们俩说。

“嗯，人是不多，但我们去马志鹏房里聊了一会儿。”

块头较大的圆脸男生说道。他看到了我后，带着一种看起来不怀好意的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嘿，哥们儿，我叫赵亮。要洗的话得赶紧去，要不一会儿人多，挤。”

“对，还是早点去比较好。”

赵亮身边瘦瘦的、有着西瓜太郎一样发型的男生附和了一句。任乐乐看见他，马上走上来摸着他的背脊说：

“啧啧，王恒，你暑假干啥了整得这么瘦啊？就因为要考试就把自己逼这么紧哪？”

“就是啊，真羡慕你，咋整才能整那么瘦哪？”

赵亮插了一句。

“哎呀，暑假光学习了，脑袋都要学破了。一天十五个小时，已经一点儿都学不进去了。”

王恒回答道。他只看了我一眼，却并没有跟我说话。

“那我们去洗漱了，你一块儿去不？”

齐家豪抱着脸盆问了任乐乐一句，和他一起，王源也抱起了脸盆。

“不去了，我今儿在家洗了来的。”

“喂，你这学期可得好好洗脚啊，不然寝室里又要臭得喘不上气了。”赵亮说。

“那是你吧！你才该好好洗洗呢！”

“切，不管我洗不洗，男生宿舍怎么着都一年臭到头。哎，不过，好想什么时候去女生宿舍瞅瞅哪……”

自动忽略两人的对话，齐家豪和王源径自去了盥洗室。

我从塞进柜子的包里找出拖鞋换上，打算把自己带来的睡衣一起换了，可是看了看身边的同学，我还是把睡衣塞了回去。不过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带脸盆，于是我只好拿着牙具，还有毛巾肥皂出门了。

宿舍走廊上也和教学楼里一样热闹。出了房间左转，尽头是盥洗室，再往里是厕所。盥洗室里有四排水槽，每排十五个水龙头，宿管阿姨拿着热水瓶站在那里。不过，我先去了厕所。

进了厕所后，右边是小便池，没有一个个的便器，只能对着墙，把尿尿进流着一点点水的槽里。我对这样的小便池有一些抵触，可是更大的冲击还是大便用的地方。左边大便用的地方没有门也没有隔间，有的只是日本的蹲式厕所里，踩脚的两块板。

我只上了小的，然后就回到盥洗室寻找空的水龙头。其他同学都在洗脸洗脚，看起来一副用惯了的样子。找到空水龙头后，我学着边上同学的样子刷牙，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和大家不一样。用口杯接了水后，我含了一大口，但没想到自来水比我想象得冰多了。而一旁的宿管阿姨一直默默注视着我，看到我被凉得一颤，她马上走到我身边说：

“用这个吧。”

宿管阿姨温柔地对我笑了笑，将那个脸盆递给了我，并在脸盆里接了冷水，又从自己的保温瓶里到了一点热水。

“这样就不凉了。”

说完，阿姨又对我笑了笑。

我向阿姨说了声谢谢，她却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不过也马上对我说不用谢，然后又笑了一笑。

当地学生觉得很自然的事，那些很小的事，此刻都是让我不安的因素。

身处新环境让我变得多疑，那些至今为止我所认为理所当然的，都变得不确定起来。

我在离开盥洗室时又向刚才的阿姨道了谢。

回到寝室后，我把湿毛巾挂在自己床的栏杆上。寝室里齐家豪已经摘了眼镜，躺在床上看书了，而我就睡他上铺。房间里没有别人，其他四人好像出去了。我想换一下内裤，但是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从柜子里找出换洗的内裤，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塞进了被子里。

丁零零零零——

突然，好像拉警报一样，就寝铃响彻了整个走廊。

我不太懂打铃的意思，但看了看周围的状况，我选择了先迅速爬上床，钻到了自己的被窝里。王家豪点了眼药水后便把书放到了枕边。王源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回到自己的床铺。任乐乐和赵亮急得跟两个猴儿似的，手忙脚乱地把床上堆得像山一样的行李往柜子里塞。而王恒则早就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个严实。

啪的一声，宿舍里所有的灯都灭了。

走廊上，宿管打着手电正在查房，缓慢的脚步声有些尖锐地回荡在静悄悄的走廊上。踢踏、踢踏——脚步声在旁边的寝室前停了下来，紧接着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